

神話中的王子

王章清

——恭祝凌校長七十大慶

一個交大學生，沒有受課於凌校長，一個土木工程師，沒有侍事於凌先生，這雖然不是我學生的憾事，可是「凌鴻勛」這三個字對我的學生又有着無比的影響。

記得在穿童子軍制服的時候，長兄偶然間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張姓土木工程師，這位張先生剛從交大畢業，頭角崢嶸，滿肚子學問，對於我這位童子軍把交大的生活如何如何，諸如鐵路公路如何設計，房屋橋梁如何建造等等，「講演」了一遍，最後這位張先生特別強調他的結論說：「要學工程，須進交大，交大的校長是凌鴻勛」。這篇講演，當時對我無疑是篇神話，「凌鴻勛」三個字，則成了「神話」中的「王子」，於是我無意間打從那時候起建立了追求這篇「神話」中「王子」的志趣。

抗戰時期，我在平越四年，自然見不到凌先生，畢業後分發到重慶工作的時候，也無緣親侍杖履，只有一次工程師年會（好像是三十四年），我以初級會員資格，坐在大會堂的最後一排，聽過凌先生一次講演，這是我第一次識荆，見到凌先生的音容笑貌，我相信那個時候，在數千聽眾當中，恐怕算我最感興奮，因為我畢竟找到了「神話」中的崇敬的「王子」。

民國四十年某天，在省府交通廳侯故處長賤民先

生的辦公室裏，我正與侯先生談公事，凌先生進來了，侯先生給我們介紹，這是我第一次正式與凌先生見面，這時我不但極端愉快，並且覺得自己非常「偉大」，因為我不僅見到「神話」中的「王子」，同時「王子」認識了我。

從此以後，我與凌先生見面的機會就多了，尤其交大同學會或工程師學會的任何集會場合，凌先生必到，每次我見到凌先生，必擠向前敬禮，恭稱一聲校長，凌先生也必親切地垂詢我的工作情況，有意無意間對我的多鼓勵與指示，於是我們如此地建立了真正的師生關係。

我與凌先生見面機會一多，膽子大起來了，於是或公或私，遇有問題有時候單獨向凌先生請教，而凌先生也從來沒有使我失望過。

所以對我而言，凌先生雖未親自授課於我，也未直接命事於我，但我童年的朋友張先生一篇神話式的故事，決定了我與凌先生的關係，也啓示了我一生工作的途徑。

今年四月欣逢凌先生的七十大慶，以張岳軍先生的看法，今年僅是凌先生一生的開始，而且在我的神話中，「王子」是蓬萊島上的仙人，神采飛揚的駕着駿馬前馳，將永遠年青而健康。

不近人情和極近人情

龔維荃

前幾天，母校同學會的兩位幹事，爲了凌校長七十大壽祝壽的事，要到我們公司來看凌先生，當面請示。他們怕凌先生公忙，事先就打電話來，要我約一個時間，以便好好談一下。我忝爲同學會份子之一，當然義不容辭，就到我們公司的董事長辦公室去了一趟。凌先生當時就表示向來沒有做壽的習慣，關於這件事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談的。我照實轉告了他們，但是他們還是來了；凌先生很坦率地說：「不做壽是他一向的主張，遠在政府倡導節約以前，數十年來身體力行，決不因年紀較爲大了一點，突然改變初衷。何況現在國難正殷，大家發憤勞力還來不及，更不應該有閑情逸致去做壽和祝壽，生日那天，他還是照常上班；如果同學會有祝壽晚會一類行動的話，他是不會到場接受的，即使祇是在校刊上登出幾篇紀念的文字，也千萬不要說些歌功頌德的廢話。」

兩位幹事去了以後，我不禁在心裏泛起一片矛盾的感情：凌先生這樣表示是近人情呢？還是不近人情呢？起初我覺得這樣做雖然有示範作用，究竟不免矯情；慢慢地我想到凌先生和我個人間許多細事，覺得凌先生的確是一位人情味極重的長者，然而，爲什麼他又會有這樣不近人情的作風呢？起伏的思潮，於是

愈想愈深，終於領悟到他這樣表面上的不近人情，實在在地却是最近人情。

我進交大很晚，同時讀的是北平鐵道管理學院，並沒有够得上做凌先生的及前弟子。但是交大的傳統，向來是四校一家不分彼此，因此也就比公司裏一般同事同凌先生熟一點。記得過去在高雄的時候，凌先生每次南來，只要住的時間長一點，總有機會見面談話。南部天氣好的時候多，凌先生在南部時候的精神也大都爽朗健旺，和大家的談話，向來不拘形式，既不像長官對部屬垂詢公事，也不像老師考問學生的功課，倒像一家人閑話家常，有說有笑，溫煦祥和，在座的人，都沒有待候上司拘謹不安的感覺。凌先生去高雄都是住在高雄煉油廠的招待所裏，多去幾次，對廠內宿舍也漸漸熟悉了，幾位較熟的同事家裏，也就有了凌先生和夫人的足跡，他們雍容平易的態度，使你無法客氣，也無法不自然，而像一般同事般的款待他們。有一次他和夫人以茶點招待廠裏部份主管以上同人夫婦，近百人擠擠一堂，無拘無束，自由自在，並不因董事長在座而僞促緊張，同廠裏年終同樂晚會歡愉的氣氛，並沒有兩樣，同人間沒有比這種場合更融洽更和悅的了。